

生活在前面

〔蘇聯〕米·尼庫林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苏联〕米·尼庫林

生活在前面

柳朝坚译



阿·柯柯林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苏联衛國戰爭時，集体農莊的兩個孩子在一個老莊員的領導下，在草原上跋涉了几百里，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别的集体農莊送給他們的牛羣，赶到自己的集体農莊中來。本書生動地描繪了孩子們對勞動的熱愛，以及苏联人民怎样對遭受戰爭破壞地區的人民的關懷和幫助。

М. Нягулин

ЖИЗНЬ ВПЕРЕДИ

(Из «Степные дороги» Детгиз, 1954)

生 活 在 前 面

米·尼庫林著 柳朝堅譯
阿·柯柯林繪圖 王永春校
馬如瑾裝幀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登證字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譯0161 (初中)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8 6/7 字數 168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0 定價 (3) 0.50 元

重要人物表

米 沙	<u>五一集体農莊</u> 的孩子
伽夫里克	<u>五一集体農莊</u> 的孩子
伊凡爺爺	<u>五一集体農莊</u> 莊員,老木匠
華 西 里	區委書記
查哈洛夫	砲兵少校
阿歷克賽	<u>五一集体農莊</u> 主席
瑪 麗 亞	<u>米沙</u> 的母親
贊奧克拉	<u>伽夫里克</u> 的母親



小伙子米沙十三歲了，身材高大，可是並不勻稱。他跑上地堡外面的土堆，舉手遮着前額，開始向遠方眺望。

那時是秋季，天色陰暗。盆地里飄浮着地下爐灶冒起的炊煙。煙幕低低地瀰漫開來，像個大湖，湖岸時刻都在擴展，湖面也越來越廣闊了。

米沙吹了一兩聲尖厲的口哨，沒有聽到回答的口哨聲，就拿了一根長桿子，把揉皺的便帽套在上面；把帽子高舉到頭上。盆地里，另外有一根套着便帽的桿子，從煙里鑽了出來，不過那帽子跟米沙的不一樣，不



是灰色的，而是黑色的。

“联系恢復啦，”米沙微微一笑，跑下來走進地堡。

地堡里有一只小木箱，放在一个黑角落里。这只箱子，米沙跟媽媽是当作吃飯和切菜的桌子用的。米沙不慌不忙地把箱子推開，然后坐在草垫子上，把嘴唇湊到一根狹窄的鉄管子的口上問：

“伽夫里克，你在听嗎？”

這時候，就在盆地的底部，伽夫里克一下子从睡着的紐斯卡身上跳过去，翻过一只低矮的鉄爐子，直竄到这根鉄管子的另一头。他扑地跪了下來，对着管子里大嚷：

“‘大后方’，喂，喂！‘迪克遜島〔註〕’上在收听！”

〔註〕 迪克遜島离莫斯科約三千公里。

他的話一個字接一個字，很急地從他嘴里沖出來，在這根狹窄的鐵管子里混成了毫無意義的一片咕嚕嚕聲：“啊里，哇里，噲，噠！”

米沙把震得噲噲直響的耳朵離開鐵管子，於是伽夫里克清晰嘹亮的聲音沖進了地堡：

“報告一下情況！快些！媽媽不在，紐斯卡睡着了，用大砲也轟不醒！”

“伽夫里克，你自己就像在開大砲！嚷什麼呀？”

“你別耽誤時間吧。”

“你要一嚷，那就快不了啦，”米沙一面對伽夫里克說，一面就告訴他從疏散地方回家的那些集體農莊莊員開第一次大會的經過情形：“他們又是大罵法西斯匪徒，又是回想，又是計算着法西斯匪徒燒掉了一些什麼，搶走了一些什么。可是還有什麼可算的呢？彷彿沒有看到什麼也不剩下了似的。”

“這麼說，一點好消息也沒有？”

“有是有點兒……”

“米沙，別耽誤時間啦！”

“這裡來了個少校，是個傷員，一隻手用繃帶紮着……”

米沙有預見地把耳朵離開鐵管子。伽夫里克響亮的問話聲飛進了地堡：

“坦克手嗎？”

“沒猜着。”

“飛行員嗎？”



“不对，是砲兵。”

“战神〔註一〕本人嗎？……米沙，你沒弄錯？”

“袖章上有兩門十字交叉的大砲。你知道他來干嗎？”

米沙本來就想把這有趣的消息詳細地講一講。他天生是慢性子。他揀了個更舒服的姿勢側身躺下，斜倚着牆，再把一條腿架到另一條腿上。他這樣安頓着自己的時候，鐵管子里傳來了伽夫里克沉重的嘆氣聲和傷心的說話聲：

“米沙，隔着一根管子，我也看到你驕傲起來啦。活像掙了一千個勞動日似的！可是我却要忙着對付紐斯卡。我一轉身，她馬上拉開嗓子哇哇大叫……‘小伙子們，卸馬去吧〔註二〕’——別的什麼地方都去不成啦。可是媽媽還要說她那一套……”

米沙可憐起朋友來，於是說：

“伽夫里克，忍耐一下吧。已經有一個出發任務啦。戰鬥的任務。相信我的話吧：要去就一起去！”

“說呀，哪怕一點兒也好！”伽夫里克請求他。

“暫時還沒有什麼可說……這個少校是來參加會議的。他仔細听着主席阿歷克賽計算損失情況，別人差不多都在哭號……他听着，然後說：‘女莊員同志們，你們哭了一陣子也就夠啦。現在把眼淚擦乾淨吧：眼淚可餵不了孩子。區委書記華西里吩咐我一分鐘也不能耽擱，馬上派

〔註一〕在蘇聯，把大砲叫做“战神”，因此有時也用這名稱來稱呼砲兵。

〔註二〕有一首歌叫：小伙子們，套上馬吧里有兩句歌詞是“小伙子們，套上馬吧，噠——噠——噠——噠——噠，我們動身吧”。這裡伽夫里克引這兩句歌詞，故意把“套上馬吧”改成“卸馬去吧”，表明他“什麼地方都去不成”了。

三个人上薩尔草原〔註一〕去找贊助人〔註二〕要乳牛。他說派个机灵的老大爺，派两个勤快的小孩子……’伽夫里克，那會兒我正站在門口，看到那个少校不時打量着我呐。”

“嚇，真有你的！”伽夫里克驚奇地說。“以后呢？以后他說什么？”

“‘以后以后’！”米沙不滿意地学着他的口气。“以后照理應該仔細听下去，可是我赶紧上直通電話这兒來了。生怕你会急死。你忙着对付紐斯卡，好不吃力；可是我跟你在一起，也並不輕鬆。本來該乘那机会，立刻到少校面前去，請求老伊凡爺爺……一定是派他帶人到薩尔草原去的。你自己明白，这會兒不應該猶豫不決，得趕緊些……”

米沙还想說話，但是伽夫里克用后悔的口气截住了他：

“这本來是清清楚楚的嘛，區委書記華西里不是親口說過一分鐘也不能耽擱嗎！”

米沙生气了：“我当你要提出什么办法，可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伽夫里克滿心感到抱歉，他想不出什么办法來幫助朋友。有个念头很使他不安：伊凡爺爺是不是喜欢米沙呢？那老木匠是个片刻也閒不住的人，干起活來非常熱情。他可能不喜欢这个外貌顯得笨手笨脚的米沙的。伽夫里克知道，兩天前從區里來了个新校長齊娜伊達。她早先在游擊隊里，受了伤，還沒好，現在住在一個女莊員的窖洞里……該去找她談談。伽夫里克相信，这样一个英勇堅強的校長，一定会幫助他和米沙

〔註一〕 薩尔草原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会主义共和國的羅斯托夫省，那里的畜牧業是著名的。

〔註二〕 “贊助”是蘇聯一種普遍的社会事業。贊助人对被贊助的單位進行經常的联系，並給与各种幫助。

的。可他又不不好意思去，齐娜伊達根本就不認識他。

伽夫里克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媽媽說過，教導主任奧麗迦已經从疏散的地方回來了。最好能讓她去對伊凡爺爺這麼說：

“米沙這孩子能力很強，也遵守紀律，就是少了點熱情。不過他要是加上伽夫里克，那就連大山也能移走。在我班上，他們倆一向是坐在一張課桌上的。”

現在伽夫里克知道該怎麼辦了，於是他朝鉄管子里大嚷：

“米沙，喂！老朋友，用第三檔速度〔註〕飛也似地跑去找教導主任奧麗迦吧。聽到了嗎？喂，你在聽直通電話嗎？……”

但是“直通電話”的那一頭是氣人的沉默，而這邊窖洞里，五歲的紐斯卡給哥哥的尖叫声吵醒，已經拉長了嗓子在唱她那討厭的曲調了：

“嗚——嗚——嗚——哇，嗚——嗚——嗚——哇——哇……媽媽一回來我就告訴她，說你在管子里跟米沙好。”

伽夫里克狠狠地瞪了妹妹一眼，他對告密的人很不滿，真想痛痛快快出一下氣，但是又怕紐斯卡當真會把“管子的秘密”告訴媽媽，就一聲也沒响。

不久以前，伽夫里克的媽媽囑咐過兒子，再不許他跟米沙來往。她說：

“你們只管閒逛，紐斯卡卻沒人照顧！伽夫里克，只要你的腳再踩上他家窖洞的門坎，你們倆的後腦瓜就等着挨揍吧！”

這兩個朋友真走運，發現了這根了不起的管子可以接通地堡和窖洞。戰時這地方是前綫，水由這根管子流到地堡里去。現在這根管子就成

〔註〕 第三檔速度是汽車上最快速度。

了米沙和伽夫里克的“直通電話”，管子的一头叫“大后方”，另一头叫“迪克遜島”。

紐斯卡还在拖長了声音哭：“嗚——嗚——嗚——哇……”

伽夫里克嘆了口气，沒法子，只好用親切的聲音說：

“紐斯卡，我多喜欢你呀。拿去吧……你明白，我自己都不吃，拿去吧！”

伽夫里克从短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塊面包干，拿給妹妹。紐斯卡不哭了，不过一看她那鼓起的、淚痕斑斑的腮幫子，做哥哥的心里明白，就是面包干也幫不了忙。

伽夫里克在爐子后面找到一塊薄薄的松木板，在妹妹身边蹲了下來說：

“用這塊板能給你做一個風磨。可是這麼一來，你知道媽媽會嚷得多凶啊？她要用這塊木板生火的。怎麼辦呢？可以做一個風磨的。噯，簡直是個了不起的風磨吶！”

紐斯卡非常想有一個“了不起的風磨”。她站起身來，回頭向門外望了一眼，小聲說：

“伽夫里克，鐵管子的事，我不告訴媽媽了。米沙好，鐵管子好。我用草把管子包起來，不讓它着涼……”

伽夫里克抱起妹妹說：“你真像爸爸，軍事秘密對誰也不洩露……”

他從放食具的抽屜里拿出一把刀子，放在石頭上磨磨快，動手做風磨。他不停地做着，只離開了幾分鐘，跑去摘狗尾草，把草丟到爐子里生火，再拿了茶壺到泉邊去提水。他從泉邊回家，快活地吹着口哨。半路上，他碰到了一個高个子老太婆涅費陀芙娜。那個老太婆把潮濕的襯衣

搭在肩膀上走着。

“伽夫里克，为什么这样快乐，打口哨？盖了新房子吗？指给我看看！”老太婆一边说，一边四面打量着荒蕪的土坡。那山坡上佈滿了砲彈坑，到处是断垣殘壁、破磚碎瓦。



“奶奶，新房子給烟遮住了，看不到。風一把烟吹開，就看到啦，”伽夫里克回答。

“但願你的話能應驗，你这愛吹口哨的孩子！”老太婆說着，對伽夫里克凝視了好一陣，瞧着他慢慢地越走越遠，但這時候他已經不是在吹口哨，而是在唱歌了：

“再見吧可愛的城市，

明天我們將航行在海上……”〔註一〕

四只翼子的風磨做好了，安裝在一根長桿子上，插在門坎旁邊。秋風從海灣吹來，在風磨的白色翼子上呼呼地响着，喀喀喀地轉着翼子，紐斯卡高興得直拍手，跳起舞來：

“我要磨許多面粉！媽媽烤小麵包！我們吃了又吃……也給米沙吃。大家都有！”

“啊喲，你多乖啊！”伽夫里克笑起來了。

過了一會兒，紐斯卡一心一意只管忙着玩風磨了，伽夫里克往里添了些野草，感到自己就像亞速海〔註二〕邊的風一樣的自由，他打開鐵管子，叫着：

〔註一〕 這是歌曲海港之夜里的兩句歌詞。

〔註二〕 亞速海在蘇聯南部。流入亞速海的河流有頓河、米烏斯河等。

“喂！‘大后方’！”

“大后方”沒有回音，可是伽夫里克知道，時間一到，“大后方”一定會發出聲音的，於是他耐心地等着這一分鐘。

米沙挑選了一堵倒塌的石牆做觀察所。這地方過去是乳牛場的牲口間。打這兒望出去，能清楚看到沒有被戰火破壞的、裝着綠色百葉窗的廂房，那里正在舉行一個長得沒完的會議；少校的馬在牲口間附近，系在一株小槐樹的裂開的樹干上。

只要少校一到廂房的門口，米沙馬上就能看到他。少校要到馬跟前來，也只能走瓦礫場中間那條黑黝黝的小路，那條小路是經過牲口間的。只要待在這地方，就必然會跟“戰神”碰上頭。

倒塌的石牆後面靜悄悄的，米沙絲毫不受打擾地考慮着，應該對少校說些什麼，怎樣來說服他，使他派自己和伽夫里克到薩爾草原去。

少校可能會問米沙：“為什麼派你們去？你們有哪一點比別人強呢？”那時他要是对少校說，他們確實比別人強，那不變得很像吹牛了嗎。可是不管怎麼着，米沙還是堅決相信，只要跟少校談開了頭，到時候他一定有辦法說服少校的……

“要是這麼開始呢？”米沙問着自己。“少校同志，您的馬挺出色，好像前綫上的戰馬一樣。您請坐上馬車吧，我來拉着馬勒。聽說，有人要乘馬車上薩爾草原……要是我和伽夫里克上那兒去就好了。”

這時候，從下面的火車站傳來了火車頭上汽笛的“嘟嘟”聲。米沙一點不用費勁地想到，少校會這樣回答他：“既然可以搭火車到那地方，還要趕着馬車到薩爾草原去干嗎？！”

米沙覺得很可惜，他明白，跟少校談話可不能用這兩句話開場啦。

莊員們開始三三兩兩地從屋里走出來了。他們拿起靠在牆邊的干草和耙子，向草原走去。傳來了他們斷斷續續的說話聲：

“叫一聲瑪麗亞！”

“草原里更需要她吶！”

“鏟子在主席那兒！”

“不會叫你用手指去填平戰壕的！”

米沙聽到了這些話，更不想袖手空坐着了。他離開牆，動手清除路上的石塊，把石塊擲到一旁，歸成一堆。

少校那麼突然地出現在馬車旁邊，米沙不由得失手落掉了淺黃色的圓石頭，接着他身子一挺，舉手到帽舌上敬了個禮。

“稍息，”少校說，接着彷彿踢到了什麼東西似的，站住了腳步，仔細打量着他那雙擦得很光亮的皮靴，一邊斜着不大的、目光逼人的眼睛望望米沙。



少校是個上了歲數的人，個子不高，身體結實，身穿黑皮大衣，肩膀給大衣裹得緊緊的。

“你在幹嗎？”他用責問的口氣問，就像米沙犯了什麼過錯似的。

米沙不懂他的意思，搬起了一塊石頭，拿到石頭堆跟前去。

“明白了，”少校沉着地笑起來。
“但是你做這個幹嗎，誰叫你做的？”

“沒有誰叫我做過，可是街道反正得清掃干淨。現在這兒馬車都通不過，汽車更不用說了……”

“你在哪兒看到汽車啦？”少校問着，背起結實的手，睜起眼睛。眼睛兩旁滿佈着魚尾紋，使人看着覺得他滑頭滑腦。

米沙打算說正經事，可是少校却像對待孩子似地跟他開玩笑。米沙明白，他也應該換成開玩笑的態度，但是他做不到。他不會用熟不拘禮的態度跟陌生人談話，找不到需要的字眼。因為這個，學校里都管他叫做“呆木头”。米沙生着自己的氣，說：

“少校同志，汽車現在全在前綫上……勞駕讓一讓，我搬石頭。”少校那雙擦亮的、后跟並在一起的皮靴踏着一塊石頭，米沙伸手去搬它。

少校退到一邊，用沉思的眼光注視着米沙，看他鼻孔里呼呼地喘着氣，搬走了一塊塊的石頭，砰砰地丟到那石頭堆上。

“說不定你是個不錯的小伙子，多半還真是個好樣兒的，”少校突然說，“不過只是自己一個人單干……”

米沙委屈得睜圓了眼睛，對少校瞥了一眼。

“你明白嗎——單干！……”少校斬釘截鐵地說，這時他帶着嘲笑的神氣歪了歪臉。“小弟弟，”他又像是痛心又像是可惜地繼續說，“我是個軍人，要跟砲兵連、砲兵營一起行動，可是你……一個人……”

少校猛地轉過身，輕巧地在一塊塊石頭上移動着結實的身子，向馬走去。

米沙心想說，他曾經好幾次跟少先隊一起到田里撿麥穗，上花園幫忙捉毛蟲，做掠鳥籠，但是他說不出口，只垂下了雙手站着。

少校已經解下韁繩，坐上馬車，轉眼他就要走了。

“少校同志，伊凡爺爺大概在叫您！”米沙看到性子急躁、臉容枯瘦的木匠伊凡爺爺站在管理处旁边的莊員中間，就驚慌地嚷道。

老木匠伊凡爺爺根本就沒注意到少校。他正在責罵老奶奶古良。那是个脾气固执、面孔嫩相的老太婆。這時伊凡爺爺剛剛由她手里夺下了一根短木料：

“不管碰到什么，全都拿了跑！叫我用什么來做运貨車的橫木呢？……”

老木匠說完話就抗起木料，沿着陡削的下坡小路向工場走去。米沙看到了，垂头喪气地、彷彿在向少校認錯似地說：

“爺爺生了气，就把您給忘了。”

“那可以來提醒他。伊凡同志，等一等！”少校嚷了一声，揮動着黑色的羔皮帽。

老木匠伊凡爺爺沒听見少校在喊他。米沙手脚都軟了，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說：

“他大概是想問問您，派哪兩個孩子上薩尔草原去赶乳牛。”

“簡直是一點不懂。除了你以外，这兒的孩子我誰也不認識！”少校奇怪了。

“關於我就不必提起啦，”米沙悶悶不樂地說。

“这是为什么？”

“我反正是‘單干’的人嘛。”

少校已經把那匹雜毛灰馬調过头去了，但是这孩子說話的聲音里帶着那么大的委屈，使得他停了下來。

“你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嗎？”他注意地問微微弯着腰坐在石头上的

米沙。

“跟媽媽一起。”

“父親呢？”

“在前綫，”米沙頭也不抬地回答。

“有信寄來嗎？”

“有的。”

“你有事苦惱着，”少校皺起眉頭說，“可是究竟是什麼事，我猜不着。”

米沙沒回答。

“剛才開會是你在那兒嗎？……你站着，一邊留神聽，一邊又稍微……張開了嘴？”

“我是這樣在聽有趣的事，”米沙承認了。“您恰巧講到派人上薩爾草原……真想聽那麼一整天吶。”

“那麼到薩爾草原去是挺有趣的嗎？”少校一言中的地問。

“少校同志，簡直想不出更好的了，”米沙擦着汗涔涔的腦門子回答。

少校從口袋裏掏出筆記本，問過米沙的姓名，很快地寫了什麼，接着把那張紙撕下，吩咐說：

“這張字條交給伊凡同志。你可以先看一看，然後拿到工場去找木匠。儘快地跑去找他吧。照軍人的說法——用‘三個十字’的步子跑〔註〕！……灰馬，得兒！”

馬車轆轤地響着駛走了。

米沙讀着：

〔註〕 這是俄國軍隊中的傳統習語。他們送文件，是在文件外面畫上十字來表示緊急程度的，三個十字表示最急件。